

那年芒种

■ 刘国瑞

老爹打来电话,说地里的麦子该收了,让我回家一趟。
不对吧,我前几天刚回过家,看过麦子,颗粒还不饱满,这才几天的工夫,就能收了?我在电话里没说,心里暗自嘀咕。

六月的光芒

■ 刘强

六月的光芒,是孩子们胸前红领巾上的一抹鲜红。六月,用第一缕阳光照亮孩子们微笑的脸庞。节日里,

这几天,单位工作忙,回老家的频次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做老爹工作,七十好几的人了,让他和娘把地租出去,到城里和我一起住,好好享享福。可老爹就是不听。有一次,老爹走路扭了脚,还拄着拐棍让老娘扶着天天去地里。
我驱车回家,没进家就先到了麦子地。
麦地里,机器轰鸣,麦浪滚滚,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麦香。几辆收割机来来回回,干得热火朝天,正在紧张忙碌。远望自家麦田,麦株上下皆黄,一片片麦芒闪着光芒。走近看,麦株叶尖、叶片、叶鞘变黄,茎秆从下向上变黄,只有顶部一小部分呈现绿色。用手指甲一掐麦粒,留下轻微的掐痕。
“大刚,回来啦。”后院的二叔站在不远处跟我打招呼。
“二叔,这几天麦子怎么长得这

他们载歌载舞,玩着各种有趣的游戏,享受着童年的欢乐与美好。六月的光芒,从不吝啬给予含苞欲放的花蕾,让纯真烂漫、活泼谐趣尽情绽放。
六月的光芒,是麦浪翻起的金黄。六月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——芒种,《周礼》中说:“泽草所生,种之芒种。”其中“芒”指的是在阳光照耀下如波浪般摇曳的麦芒,表明此时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。而“种”则表示麦子全部收获归仓后,马上进行下一轮的播种,趁雨水插秧点豆,父老乡亲们劳碌的背影再一次出现在田间地头。
六月的光芒,是高考考场的一窗明亮。寒窗苦读,终将向自己交上一份合格答卷,在六月,把自己活成一道光,照亮人生。高考,是难忘的青春礼赞,是一份特殊的成人礼。星光

山村之夏

■ 廉彩红

古诗里这样描述山村之夏:“长夏村居景最幽,溪声清似雨声稠。柴门未许閒人到,竹榻能容好梦留。”久居城市的我,品读诗中山村的清凉和幽静,想起小时候,我到山村一个表姨家居住的往事。
表姨家门前一架郁郁葱葱的葡萄架,洒下斑驳光影,我坐在葡萄架下,看着地上不规则的图画,感觉奇妙极了。我抬手接着从缝隙处漏出的阳光,它们在我手上跳跃闪烁,像顽皮的孩子。葡萄架前有条小河,我跑到小河边洗手,河水透亮清澈,水底光影闪闪,不光水底的石头能看得清清楚楚,还能看到游鱼的嘴巴一张一吸、尾巴摆动,小虾的虾须也清晰可数。它们在水中倏忽来去,任性玩耍。我把手伸入水中,清凉之意顿时传遍全身。我不停地洗手,享受清凉山水的包围。
小河边就是庄稼地。离家近的,是菜地。种着各种时令蔬菜,豆角青灵灵,茄子紫莹莹,番茄透着红,葫芦和瓠泛着青,南瓜满地爬。再远,就是一地金黄的麦子,及早熟品种的玉米,此时婷婷而立,身着绿色长裙,整整齐齐地迎着夏日骄阳,一副大义凛然,丝毫不惧的样子。快芒种了,麦地里农人们正忙着抢收庄稼,表姨

么快?”我问。
“没听说过吗,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咱庄稼人有句老话,蚕老一时,麦熟一晌。小麦过了小满,说熟就熟,一天一变样,稍不注意,错过了最佳收割期,就会减产。小满半截仁,芒种见麦茬;芒种麦上场,龙口夺粮忙啊。”
我看了下手机,这才恍然大悟,可不呗,6月6日就是芒种了。
我急忙找到开收割机的师傅,递上一盒蓝将烟,说了一大摞好话,约定好时间,我就匆匆忙忙回了家。
老爹一见我进门,急急忙忙地说:“大刚啊,你可回来了,这麦子啊,八成熟、十成收,十成熟、二成丢,咱家麦子再不收可就晚三秋了。”
我笑着说,“老爹,你放心吧,我刚才已经和师傅约好了,收完二叔家,就收咱家。”

不负赶路人,时光不负勤奋者。就算落榜,也无关紧要,那只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,在挫折中奋起,就一定由内而外激发出更强大的动力,勇往直前,绽放出青春的光芒。
六月的光芒,是父亲额前的花发白霜。岁月染白了青丝,流年压弯了脊背,您给予的爱宽厚而伟大。您是条河,诉说岁月的沧桑;您是座山,为我把风雨遮挡。把身子弯成桥,是为了给儿女铺路;把腰弯成弓,是为了把儿女作箭射得更远。您是一束光,照亮儿女前进的方向。
六月的光芒,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绿裙粉妆。莲叶田田,罗裙凝绿,仙影翩然,随风一曲《霓裳羽衣》,沉醉了款款飞舞的蜻蜓,它们踉跄的身姿轻轻一点击,就羞红了荷花的娇容,盛开花蕊的感

着今年的收成,谈着小麦的饱满度。这个话题一直延续到饭桌上,及饭后乘凉的蒲扇和凉席上。絮絮叨叨的话随着风来回浮动,也随着星星的隐退慢慢慢了、淡了、静了。终于,万物归于静寂。守候着这里的,是远处渺茫的星,它们怎么不睡,没人问。大概,使命所在,勿敢忘责。大概,它们等所有人安全入睡了自己才去睡。在这里,人和天空、大地,及一切生命相处得自然而和谐。
我在这里住了几天,总是被清晨的鸟鸣惊醒。它们睡饱了,心情舒畅,叫声清亮,它们依次叫醒了太阳、云朵、花和草,再叫醒人。也许,这个顺序得反过来,它们最先叫醒的是人,毕竟,农家无闲月,五月人倍忙,总有人趁着早间的清凉抢收庄稼。
一转眼,光阴流水一样逝去,只留下一些浅浅的记忆,在岁月里生香。这些年,我也去过不少附近的小山村,村村有特色,庄庄有优势。它们在四季里演绎着不同的风情,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策的扶持,小山村更是彰显出无限活力,交通好了,水电通了,电视、风扇、空调,网络样样齐全,和山下一样方便,这样的小山村之夏,既保有着古朴的纯真,亦具备着时代特征,也更宜人。

老爹说:“一到芒种,天气像川剧,一会儿一变脸,雨水多,自然灾害来得快,一旦小麦不能及时颗粒归仓,后悔可就来不及喽。”
“爹,没事,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。”我安慰说。
正在这时,二叔家的弟弟匆匆跑来了。
“大刚哥,俺爹让俺来喊你,马上轮到你家了,让你抓紧去地里。”小弟气喘吁吁,上气不接下气。
“好的,我马上去。”
我正欲出门,老爹在后边喊,“大刚,等等,等等。”
“老爹,啥事?”我问。
“爹和你一起去地里,我不看着不放心。”
碰巧的是,麦子收完——芒种后的第二天,天就轰隆隆,下起了雨。雨,一连下了三天两夜。

动。六月,风光不与四时同,赏荷正当时。
六月的光芒,是汨罗江上龙舟竞渡的逐浪身影。鼓催兰舟,一柄柄短桨搅动千年,翻阅楚国三闾大夫的忧伤,急速驶向《楚辞》的历史深处。六月,有一种光芒直抵人心,那是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家国情怀,那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精神信仰,那是“屈平辞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”的深切缅怀。
六月的光芒,是麦浪的金黄,是禾秧的青翠;是彩虹的绚丽,是星空的璀璨;是蜻蜓携来的晚霞,是萤火虫亮起了航灯;是莘莘学子归来的笑容,是劳动者于烈日下挥汗如雨的背影。六月的光芒,有纯真、有感恩、有怀念、有梦想,微光成炬,都会聚成火热的激情和青春的力量!



麦子(组诗)

■ 路志宽

麦子熟了
低调的麦子
即使成熟了,也不会张扬
用自己的金黄,为大地穿上醉美的衣裳
沉甸甸的头颅,总是向着泥土
鞠躬致谢

接受初夏阳光的检阅
一畦畦的麦田,一排排的麦子
仿佛列队整齐的士兵
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和坚定的意志
经历严寒之后,成就伟大的丰收
麦子熟了,麦粒和幸福
一起填满心灵的粮仓

麦收

麦收的田野,是一幅动态的画
数不清的麦穗,和忙忙碌碌的农人
以及轰鸣着的机器,都是醉美的主角儿
告别昔日的镰刀,联合收割机飞驰着
大显身手

一粒粒的颗粒归仓
和忙碌的农人一起忙碌的还有那些鸟雀
不用发愁觅不到食物的无奈
每一粒麦子,都是它们的盛宴
麦收之后的麦子,粒粒都是滋养生命的珍宝

麦子黄了

■ 王洪朝

“光棍哪住?我在十固,吃的啥饭?喝的糊涂。还吃点不?俺不俺不”。清晨,在布谷鸟的叫声中醒来。这神奇候鸟告诉我,割麦插禾的季节到了。
趁着傍晚下班,买上些吃的,驱车到农村老家瞧瞧去,看看老家的麦子收了没有。一路上,已收的麦子已晒在了公路上,散发着诱人的麦香味儿。未收的麦子在风中摇曳着,夕阳下一片黄澄澄的丰收景象。机械化的操作,再也感觉不到“麦熟一晌,虎口夺粮”那热火朝天的氛围了。
还记得儿时过麦的情形。生产队时,青壮劳力在前面割麦,家庭妇女和孩子们在后面敛麦子。那一个工两毛钱的年代,孩童的我在暑假期间也分得一份撒草腰子的活儿。虽然一晌挣1到2个工分,但欢快地像小鸟,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包产到户后,自己也每年拿起镰刀成了家庭主力。早早起床,带上草帽、毛巾、水壶、磨刀石、过年腌的灌肠、清明时节腌的咸蛋,帮着大人们轧场、起场、扬场、看场、踩麦垛。在那与天斗,与地斗,与大自然抗争的年代,人赶老牛的吆喝声,老牛拉石碾的吱扭声,堆成小山的麦轮,夜晚旷野的虫鸣,眨眼的星星,都成了沉甸甸历史的记忆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刚参加工作,又结婚生子,迫于生计,卖过滕州的羊河牌镰刀,而且在现场还像耍杂技耍般用镰刀削铁棍做些演示,砍得火星子飞溅,口中

还念叨“省钱不省力,省力不省钱”的词汇。还自编了“大草帽、小草帽,过麦人人离不了”,“大毛巾,小毛巾,人人买得都放心”的顺口溜儿。虽然每年小赚个三五百,但在那个月工资只有百元年代已是很可观了。
后来有了小收割机、小打麦机,虽每人都弄得灰头满脑,个个似包公再世,却省去了好多劳力。再不像以前,过麦就像打仗,全家齐上阵,累得腰酸腿痛,半月才过完麦。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社会的进步使卖镰刀的生意也搁浅了。再后来,有了大型收割机,机器一过,颗粒归仓。
近些年,每年都是回家过麦,虽帮不上什么忙,但对年老的父母至少也是个心理安慰。也许是在城里待久了,身体有些娇气。每次回来浑身都会痒痒难忍,一抓就起些小疙瘩。咨询医生说是麦芒毒,季节性过敏反应。
到家已近晚上8点,母亲在院子里种的黄瓜已爬满了架杆儿,几只麦黄知了在老树上吟唱着夏季的风采,展示着自己的歌喉。父母说,麦子熟了,还没有割。有大型机械在,不让我们担心了。
麦子黄了,无非是个理由。孩子想着父母,父母念着孩子。回家看看,一次短暂的晚餐,几句掏心窝子的话,足矣!
麦子黄了是丰收的迹象,人老了,也要收割精神的麦田。只是布谷鸟不一定准时提醒,麦黄知了也不一定按时吟唱。

